

《西域番国志》版本考略

王 继 光

《西域番国志》与《西域行程记》是明代永乐年间陈诚等人西使的亲历记录。作为研究明代中亚社会历史和中西交通的重要资料，历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。其中，《西域行程记》传世版本的差异不大，大体是据明钞翻刻流布。而《西域番国志》却有繁本与简本之别；且通行本又错漏百出，贻误非浅，已经引起研究中的一些混乱。正本清源，对《西域番国志》的版本源流作一探索考察，是十分必要的。故此，我们从蕴藏丰富的明代典籍中，又搜求到《西域番国志》的几种版本，据之以考源流嬗变，比勘传本之讹。专家通人，幸以教之。

一、《西域番国志》的传世版本

迄今为止，《西域番国志》尚无单刻本传世^①，流传的版本均收录于几种丛书。

其一，《豫恕堂丛书·独寤园丛钞》（以下简称《独寤园》本）。此《丛书》系清光绪中沈登善所编，仅有刊本的写样本存上海图书馆。其《独寤园丛钞》收录明代有关周边少数民族的著作四种：《西域行程记》一卷，《西域番国志》一卷，《北虏事迹》一卷，《西番事迹》一卷。所据版本未有交代，仅在目次前署“谭钟修手校一过”字样。《独寤园》本《西域番国志》约六

千三百字，内容较为完整。惜其未曾刊布，流传不广，鲜为人知。

其二，《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》第一集（以下简称《善本丛书》本）。此《丛书》收录有关明代中外关系及边疆史地的著作十二种，计九十二卷，七十册。《皇明九边考》等九种系据嘉靖、万历、崇祯三朝刻本影印；《安南国志》一种系据钱氏述古堂钞本影印；唯《西域行程记》、《西域番国志》二种署“据明钞本影印”。这一明钞本的款式题记，据谢国桢先生跋称：“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九字。有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，朱昆田曾观是书大略朱文印。”又书口署“独寤园稿·西域番国志”，象鼻署“淡泉书屋”。可知，《善本丛书》本所据，乃《独寤园》本之旧钞，出自秀水朱氏潜采堂收庋。二本实为一种。《善本丛书》本较为易得，研究者习于采摭，影响最大。

其三，《学海类编》。其中的《西域番国志》题为《使西域记》，故《中国丛书综录》著录时与《西域番国志》另题标注。实则《使西域记》系《西域番国志》的节本，全书仅存二千三百余字。此本删削过甚，价值不大。

其四，《丛书集成》初编（以下简称《丛书集成》本）。

《丛书集成》本仍题《使西域记》，文字与《学海类编》本同。

《西域番国志》的以上四种版本，《善本丛书》本与《独寤园》本为一个系统，是繁本；《学海类编》本与《丛书集成》本为另一系统，是简本。两个版本系统，不仅文字删削颇多，而且书名不同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既为一书而书名不同、文字繁简相去甚远的这两个版本系统是怎样产生的？比勘研究上述四种版本，显然找不出《西域番国志》版本源流嬗变的脉络。

然而，在丰富多彩的明代史料中，还蕴藏着尚未被人注意的《西域番国志》的若干种版本。价值较高的，有以下几种：

（一）《明实录》本

永乐十三年（1415）十月癸巳，李达、陈诚所率使团回京，

《明实录》记载说：“中官李达、吏部员外郎陈诚使西域还，西域诸国哈烈、撒马尔罕、火州、土鲁番、失刺思、俺都准等处各遣使贡文豹、西马、方物。诚上《使西域记》，所历凡十七国，山川、风俗、物产悉备焉。^②”以下移录了陈诚进呈给明成祖朱棣的《使西域记》。《明实录》中用二千多字的篇幅，记录一位使臣的使西域报告，正说明明初统治者对当时西域局势的重视。可以这样推想，朱棣接到陈诚的《使西域记》后，披阅一过，即诏付国史馆存档。宣德朝纂修《太宗实录》，史臣据之以删节过录，即为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《明实录》本《西域番国志》。这个版本之可贵，在于它直接来源于政府存档的陈诚报告。

（二）《竹山文集》本

明英宗正统年间，陈诚从曾孙陈汝实辑陈诚的表状诗文，编成《陈竹山先生文集》。《文集》分内外篇，各二卷，合计四卷。内篇收陈诚诗文，外篇录当时缙绅士大夫送赠陈诚的诗文。其内篇卷一首篇为《奉使西域复命疏》，下面则为传世的《西域番国志》全文，题为《进呈御览西域山川风物记录》。资政大夫吏部尚书兼国史总裁王直在为《文集》所作的序中曾说：“公（指陈诚）所上书，诏付之史官，而藏其副于家。后之君子，欲征西域之事，而于此考览焉。^③”据此可知《竹山文集》本所收，乃陈诚进呈永乐皇帝报告的副本，为家藏本。此本保留了陈诚报告的原貌，是为足本无疑。《竹山文集》初刻年代不详，目前所能见到的是“嘉庆己卯重镌”本，嘉庆己卯为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，拙文所用即为嘉庆二十四年重刻本。

（三）《万历野获编》本

《万历野获编》（明沈德符撰），搜采宏富，于明代典章制度、治乱得失及山川风物、琐事逸闻均多涉及，是很有价值的一部史料笔记。是书卷三十“外国”部《西域记》一条云：“中官李达、吏部员外郎陈诚等使西域还，西域诸国哈烈、撒马尔罕、

火州、吐鲁番、失刺思、俺都准等处，各遣使贡文豹、西马、方物。诚上《使西域记》，所历凡十七国，山川风俗物产悉备焉”。以叙述文字看，显然脱胎于《明实录》。以下正文以国分段，内容与《明实录》本同。《万历野获编》所录《西域番国志》，应为《明实录》本的早期抄本。据沈德符自序，《万历野获编》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，此《西域番国志》亦可称万历本。

实录本、家藏本、万历本三种均为明代旧槧或旧钞，时间上早于前述四种丛书著录本。据之可考《西域番国志》的版本源流。

二、《西域番国志》版本之比较

首先，我们对各本的字数作一粗略统计：

家藏本约六千八百字 《独寤园》本约六千三百字
《善本丛书》本约六千三百字 实录本约二千三百字
万历本约二千三百字 《学海类编》本约二千三百字
《丛书集成》本约二千三百字

上述比较，明显地可以看出《西域番国志》繁本与简本的两个系统。家藏本、《独寤园》本、《善本丛书》本属繁本系统；实录本、万历本、《学海类编》本、《丛书集成》本属简本系统。尽管繁体系统与简本系统的版本仍各有异同，但毫无疑义，家藏本乃繁本系统的祖本，实录本是简本系统的祖本。

如前所述，陈诚二使西域回国后，曾有使西域报告呈送成祖朱棣，成祖“诏付之史官”，亦即说，存档的陈诚报告应是完整的正本。然而宣德朝纂修《太宗实录》，对陈诚报告的正本进行了删削，保留了二千三百字，约存报告的三分之一强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简本系统的原因。

阅家藏本《进呈御览西域山川风物记录》，全文六千八百字，

条目较它本为多。在“葱岭”、“蔷薇露之说”二条后，有作者小字批注云：“归休补遗”。可见这二条约五百字，乃陈诚致仕之晚年，根据回忆所作的补充，非原进呈明成祖报告的内容。亦为《独寤园》本、《善本丛书》本、《西域番国志》所未收。陈诚致仕归休，时在宣德八年（1433）^④。“葱岭”与“蔷薇露之说”二条的补遗，必在宣德八年之后。《独寤园》本与《善本丛书》本不收陈诚归休后补逸的“葱岭”、“蔷薇露之说”二条，似乎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：陈诚的使西域报告在未有补遗前，也就是在宣德八年前，已经传钞流布。《独寤园》本与《善本丛书》本所据，当系这份报告在流传中的钞本。可以这样认为，陈诚使西域报告的原本，应是六千三百字，繁本系统的《西域番国志》，无疑是足本。

繁本与简本的异同，从目次上看，二者（以实录本与《竹山文集》本为例）差异不大，仅“别失八里”条至“哈密”条之间的五处地方排列次序略有不同。《竹山文集》本为土尔番、崖儿城、盐泽、火州、鲁陈城；《明实录》本为火州、柳城（即鲁陈城）、土尔番、崖儿城、盐泽。余皆次序一致。但在内容上，二者的距离就比较大了。最严重的是，陈诚西使报告提供的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，被《明实录》删削了。一种情形是整段的略去。另一种情形是《明实录》为精减文字、概而言之所造成的资料遗漏。例如关于哈烈的货币制度，《竹山文集》本记录的很详细：

交易通用银钱，大者重一钱六分，名曰“等哥”；次者每钱重八分，名曰“抵纳”；又次者每钱重四分，名曰“假即眉”。此三等钱从人自造，造完于国主处输税，用印为记，交易通用，无印记者不使。“假即眉”之下，止造铜钱，名曰“蒲立”，或六或九当一。“假即眉”惟其地使用，不得通行。

《明实录》省略为：

交易用银钱，大三等（大后当脱一“小”字）。下人私造无禁，造成输税于国主，用印记，无印者禁不用。

具体的内容被抽掉了。又如哈烈的衡器，《明实录》只用“不置斗斛，惟用权衡”八个字概括，而《竹山文集》本作：

斗斛不置，只用权衡。权衡之置，两端设盘，分中为准。置大小铁石，分斤两轻重于一盘之中，以平为度。虽五谷亦以盘称，其斤两之则各处不同，略无一定之制。

这里不仅记录了哈烈衡器形制，用途之广泛，而且记载了国内衡制未能划一的情况。

《明实录》的节删，还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失误。如《明实录》“哈烈”条记伊斯兰教的斋月：

每岁二月、十月为把斋月，昼不饮食，至暮乃食。周月始食葷，则聚众射葫芦。

稍具常识，即可看出“周月始食葷”是一个明显的错误。核之于《竹山文集》本所载：

每岁十月并春二月为孔斋月，白昼皆不饮食，至日暮方食。周月之后，饮食如初。开斋之际，乃以射葫芦为乐。

两相对照，当以《竹山文集》本为是。

应该指出的是，《明实录》删削的疏漏与失误，直接影响到《明史·西域传》的撰修。《明史·西域传》一些国家、地区山川、人物、风土、物产等方面的取材，不能不受到局限，某些失误，亦因《明实录》的以讹传讹所致。

三、《竹山文集》本与《善本丛书》本之比较

既然繁本优于简本，且《竹山文集》本为繁本的祖本，那么，我们可依据《竹山文集》本对繁本系统的版本进行考察。《独寤园》本流传未广，影响有限，与《善本丛书》本亦复相同，故此，我们选取《善本丛书》本与《竹山文集》本进行比较，以了

解该书在流布传抄过程中的嬗变。

其一、书名。如前文所述，陈诚西使报告的原题为《进呈御览西域山川风物记录》，简本系统题为《使西域记》，尚接近原题。然《独寤园》本与《善本丛书》本皆改为《西域番国志》，是一大改动。二本所据，皆为明钞本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该书在明代流布中，已经普遍采用了《西域番国志》的书名。由于《善本丛书》本的影响，《西域番国志》的书名已经定型，为学术界所通称。

其二、作者。《善本丛书》本《西域番国志》所据之明钞，作者署为“行在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臣陈诚 苑马寺清河监副臣李暹”。与《西域行程记》署名同，为陈诚、李暹二人。是说依据，无从查考。但从我们目前涉猎的材料来分析，李暹的署名缺乏佐证，值得怀疑。

首先，明焦竑《国朝献征录》所载李暹传记，康熙《陕西通志》、雍正《陕西通志》、乾隆《西安府志》、康熙《长安县志》、嘉庆《长安县志》所载李暹传记，均仅记述了李暹使西域凡五往返的事迹，然对李暹有关西域方面的著述，却无一字提及。相反，多种《江西通志》、《吉安府志》、《吉水县志》中的陈诚传，都提到陈诚西使“凡所涉历，录为西域志，使还上之”的事实。

其次，如果说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一六九所载“诚上《使西域记》”还不足以说明《西域番国志》为陈诚独撰的话，那么，永乐十三年陈诚西使回国呈送明成祖的《奉使西域复命疏》，说的就很清楚了。《疏》中云：

顾臣以一片赤心，三寸强舌，驱驰往回，三阅寒暑，逾越险阻，凡数万程。周览山川之异，备录风俗之宜，谨撰《西域记》一册、《狮子赋》一册、《行程记》一册，并所与安南辨明地界往复书札，汇呈御览。用图王会之盛，允协

万邦之和^⑤。

这里亦未提到李暹。从陈诚《狮子赋》所列永乐十一年使团的名单^⑥中看，李暹似非使团的高级成员，很可能是一般的随行人员。陈诚在使团中的职务是“典书记”，应对文书、备录山川、风俗、道里，应是他份内之事。在西域旅行居留三年，有不少的感性材料，撰辑这样一份六千余字的报告，恐非难事。陈诚后人编辑陈诚文集，将《西域记》作为陈诚最重要的作品，置于内篇卷一之首，足证该书的作者是陈诚一人。以理揆之，陈诚后人不会把陈诚与他人合撰的作品收入陈诚的集子。李暹预修是书，至少目前还缺乏根据。而且，《善本丛书》本影印明钞本“苑马寺清河监副臣李暹”的职衔与《明实录》所记“户部主事李暹”的职衔相牴牾，该书之李暹署名，实不足为据。

其三、目次。《竹山文集》本与《善本丛书》本关于西域诸国、诸地的编排次序略有差异。除“葱岭”、“蔷薇露之说”二条外，差异表现为二：第一，《善本丛书》本在“别失八里”条后增入“于阗”一条；第二，《善本丛书》本将《竹山文集》本第八“达什干”、第九“卜花儿”移在“哈密”条后，成第十八、十九。

关于第一点，《西域番国志》所录西域诸国、诸地，皆为陈诚西使的亲历见闻。于阗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南，乃丝绸南道一古国。从《西域行程记》的记载看，为陈诚使团二使西域足迹未涉之地，于阗何由见录？检阅《善本丛书》本“别失八里”条，末尾一段是：

究其故疆，东连哈密，西至撒马儿罕，西北至脱忽麻，北与瓦剌相接，南至于阗。阿端云：于阗有河，中产玉石。哈石哈地面出宝石、金银、桑麻、禾粟。其封域之内，惟鲁陈、火州、土尔番、喀什哈、阿力马力数处略有城邑、民居、田园、巷陌，……

其中“阿端”二字，《竹山文集》本作“河志”。很显然，上引一段文字是记叙“别失八里”强盛时代的疆域四至以及境内的出产、城邑等情况，“南至于阗”及附带提及的“于阗有河，中产玉石”云云，并非“于阗”的单独记录。《善本丛书》本所据明钞有讹，编纂者又复不解文义，此“于阗”条实为误立之条目。缘其致误之由，恐系明钞自“别失八里”开始失题混钞，编纂失之于察，因以致误。

关于第二点，根据明初西域诸国、诸地的方位、地望，《竹山文集》本的目次是由西向东的一种排列，颇为整齐。此目次与《西域行程记》恰成逆向，无疑是该书原有的风貌。《善本丛书》所据之明钞将远在中亚撒马尔罕西北、东北的卜花儿、塔什干移在“哈密”之后，似未妥当。翻检《西域番国志》的各种版本，《明实录》本与《竹山文集》本的目次一致。亦即说，无论是繁本还是简本，两个系统祖本的目次是相同的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。《独寤园》本、《善本丛书》本及简本系统中的其余版本，出现相同的误置颠倒，很可能是传钞中脱漏了“达什干”、“卜花儿”两条，不得不补书于后。一个本子出了问题，传钞、刊刻沿习不改，以讹传讹，这是不足为怪的。

其四、内容。取《善本丛书》本与《竹山文集》本对读，二者内容似出入不大，然文字相异处不少，约二三百处。兹就渴石、别失八里、土尔番、火州、哈密五条比勘如下：

表一

版本 篇名	《善本丛书》本	《竹山文集》本
渴石	四面多水田，东南山近，城中有园林一所，云故酋长帖木儿附马所建，中有台殿数十间，规模宏博，门庑轩懿张。堂上四隅，……墙壁饰以金碧，	西南多水田，东北近山，城中有园林一所，云故国主帖木儿附马所建，中有楼殿数十间，规模宏博，门庑轩豁，堂上四围……墙壁饰以金玉，
	多莓思檀果树。	多苾思檀果树。
	中有石峡，略通东西，石壁悬崖高数十丈，若如斧齐，路深二里山峡口，有门名铁门关。	中有石峡，路通东西，峭壁悬崖高数十丈许，若斧截齐，路深二里始出峡，峡口有关名铁门关。
别失八里	(脱题)	别失八里即蒙古部落也
	别失八里地名沙漠间。	别失八里地居沙漠间。
	逐趁水草牧牛马	逐水草牧羊马
	簪鹑翎，……妇女以白布裹首缠项，	簪鹑翎毛，妇女以布帛裹首缠头，

续表二

	究其故疆，东连哈密，西至撒马儿罕，西北至脱忽麻，……阿端云：于阗有河，中产玉石。	究其故疆，东连哈密，西至撒马儿罕，后为帖木儿驸马所夺，今止界于养夷，西北至脱忽麻……《河志》云：于阗有河，河中产玉石。
	犹能知尊长其所长而无变态者，故岂不由其我前人积德乎。	犹能知长其所长而无变态者，岂不由其前人积德乎。
土 尔 番	四山大而远，天气多暖少寒，稀鲜有雨雪，土宜麻麦，水稻不生，……城近而广人烟，广有屋舍。信佛法，僧寺居多。在唐为伊西庭节度之地，……则故交河县。	四面山大而远，多暖少寒，鲜雨雪。土宜麻黍，不种水稻，……城近人家，广有屋宇。信佛法，僧寺俱多。在唐为伊西庭节度使之地，……则故交河县治。
	相传为十万罗汉佛涅槃之处。	相传为五百罗汉佛涅槃之处。
	林木数亩。……前有一土池，一口不甚大，……远望纷若毛发状，云十万罗汉佛于此洗头削发，遗下此灵迹，……土土有白石成堆，……甚真坚硬，如石文缕分明，颜色光润，云十万罗汉佛涅槃于此白石堆者。……	林木数丛。……前有一土池，……远望若毛发状，云罗汉佛于此池洗头削发，遗此灵迹。……土上有白石堆，……甚异坚硬，如石文缕光明，颜色温润，云罗汉佛涅槃于此白石堆者。……有白玉石一堆，莹洁如

续表三

	玉，高出地面三四尺，……四面峻壑穷崖，千态万状，不可胜记，草木不生，鸟兽稀少，	玉，高出地面二四尺，……四面峻壁穷崖，千态万状，不可悉记，草木不生，禽兽稀少，
火 州	(脱题)	火州
	火州在鲁城之西七十里。……昔日人烟惟多，……东边有荒城基址，云古之高昌国治，汉西域长史、戊巳校尉并居焉，……今为马哈木所隶。自陕西行都司肃州嘉峪关至此行一月程。	火州在鲁陈城之西七十里。……昔日人烟虽多，……城东有荒城遗址，云古之高昌国治，汉西域长史、戊巳校尉并居于此，……今为别失八里马哈木王子所隶。自陕西行都司肃州嘉峪山出关，至此一月程。
哈 密	(脱题)	哈密
	住矮土房。……农耕须粪壤，惟稼麦豌豆大小二麦多陷鹵。	住土屋矮房。……农耕虽粪壤，惟稼米豌豆……
	东南去肃州约一千六百余里，北至瓦刺地面疾行约一月程。西去火州三箇城，……凡经此处，必有求马。蒙古回回杂处于此，衣服礼俗各有不同。	东南去肃州卫约一千六百余里，中间亦有大川，约三百余里，二三日方出川。北至瓦刺地面疾行一月程，西去火州地约千里。……凡经过此处，必有求焉。蒙古回鹘杂处于此，衣服习俗各有不同。

以上比勘表明，作为通行本的《善本丛书》本《西域番国志》，存在着大量的失误。鲁鱼亥豕，失题混钞，自不待言；妄加窜定，肆意删削，亦复不少。遗憾的是，时至今日，学术界或汇钞资料，或专题研究，仍以错漏颇多的《善本丛书》本为据。这一现状，亟待改变。

总之，从《西域番国志》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《竹山文集》本远较其它版本为优。它基本保存了陈诚西使报告的原貌，较少错误。可补传本之缺，可订传本之讹，其文献价值，应予充分肯定。

注：

①据闻，中华书局“中外交通史籍丛刊”即将刊印周连宽先生的校注本。

②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一六九。

③《陈竹山先生文集》卷首。

④《陈竹山先生文集》内篇卷二收录了陈诚自述的《历官事迹》，时间署“大明宣德八年岁在癸丑五月朔日”。《历官事迹》说：“诚仰荷圣恩，三使异域，皆幸不辱君命，无负厥职。今蒙赐归田里，居休林下。将历官略节事迹，逐一开记，以示后之子孙。”据此，我们将陈诚的致仕定在宣德八年。

⑤⑥《陈竹山先生文集》内篇卷一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